

HP / January 13, 2010 02:06PM

[Re: 中時社論：反智主義的崛起？](#)

這位教授的結論寫得真好。寫得很感人，而且不會很八股。

gustav / January 13, 2010 12:15PM

[中時社論：反智主義的崛起？](#)

反智主義的崛起？

* 2010-01-13

* 中國時報 論

* 【邱天助】

* <http://news.chinatimes.com/2007Cti/2007Cti-News/2007Cti-News-Content/0,4521,110514+112010011300403,00.html>

這陣子，關於美牛開放、ECFA簽定，及施打流感疫苗的政策決定，搞得政府焦頭爛耳、社會紛紛擾擾，甚至影響立委選情。日前，馬總統坦承溝通不足是問題癥結。然從社會層面觀察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些事件的論爭過程中，一股反智主義（anti-intellectualism）的潮流，似乎正悄悄崛起。

普遍的定義上，反智主義是一種存在於文化或思想中的態度，具體表現在對知識的反對或懷疑，以及對於專家學者的貶抑和鄙視；反映著普羅大眾對小部分精英意圖掌控社會話語權的抗拒。

政黨再更替後，學者從政是馬政府特色，卻也是治國主要罩門。這批「新政知識分子」的內心大多擁有崇高理想，更有以天下為己任、舍我其誰抱負。他們真誠地相信，基於優越的專業知識和高人一等的智慧，由他們來幫助老百姓進行生活上的抉擇，一定比社會大眾自行判斷更為明智。由於未能體察民情，決策過程更缺乏廣泛的社會參與，因而一再引起名嘴的嘲弄和社會的疑慮，甚至造成民眾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感。

六十年代，美國著名的史學家霍夫斯塔特（Richard Hofstadter）曾寫了一本《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》。他明確的指出：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，終將發現自己陷於認知的矛盾，以及一種幾乎是不可能的努力之中。他們相信民主社會中的公民，但又要抵抗這種社會所創造出來文化之鄙俗。

知識分子一向秉持「社會良心」做事，認為自己是為公益而生。但在一個民主社會，他們的自負遲早會遭受反彈。公眾不但拒絕知識分子成為他們的代表，甚至還可能把他們當作自己利益的敵人。當社會拒絕知識分子的政策決定和專業訴求時，他們往往感到不解，甚至受到傷害。衛生署長的眼淚泛起的正是知識分子的孤獨、無力與挫敗感。

反智主義是充分民主社會的產物，在正面意義上，能夠挑戰、制衡精英主義的唯我獨尊，突破知識階層既得利益者所製造的文化、政治霸權，因而保持社會活力與原創力；但反智主義也很容易遭受有心人的操弄與扭曲，可怕地將策略的議題轉向並化約為政治意識，無法進行理性的對話，逐漸削弱了民眾的判斷力，以及對知識追求的熱情，最後充分顯現出社會大眾在知識、智力、好奇心與視野上的貧乏。這也是為什麼流感疫苗許多科學數據、統計分析的呈現，民眾至今仍然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。

其實，馬英九總統所說溝通不足的語意似乎僅及政策說服的層次，這種由上而下的決策過程違背市民社會的理想，忽視公民參與及公共政治的積極性。當我們把相當一大部分民眾對自己利益的表述斥為「理盲」、「濫情」時，就背叛了這一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。誠然，施打疫苗的產生副作用的比例僅約十萬分之八，但在每件發生不良後果當事人的感受都是百分之百。因此，它不是機率問題，就像簽樂透彩一樣，重要的是有和沒有的結果。

要知，民主政治老百姓擁有社會參與的平等權利，並作為自由的市民在生活上進行選擇。因此，不管你擁有的知識和專業比別人多多少，也不能僭越這樣的政治權利和選擇自由，才能建立彼此的情感信任和共同價值觀。

從這幾次的慘痛教訓，馬政府必須學習到最健康的制度，其公共決策應建立在最廣泛的參與，而未必是最專業的知識之上。知識可以為人們的抉擇提供參考，卻不能代替參與或抉擇本身。這種參與性，最終要求把我們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市民社會的理念，發展出共同參與及理性對話的遊戲規則，從而轉化出政治氣氛，以提升共同利益。

（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）
